

馬克思主义与語言

中華書局

馬克思主义与語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語言学教研室 青年教师
研究生 編

中 华 書 局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有关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理論基础的學習参考書。
內容系根据語言学的范围,就其性質、起源、發展各方面,搜集与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澤东等經典著作及高尔基、加里宁、魯迅、瞿秋白等有关这方面的論述文字,分成十六类,編輯成書,可供學習和研究語言学及文教工作干部的參考。

馬 克 思 主 义 与 語 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語言学教研室 青年教師編
研 究 生

*

中 华 書 局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 1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7 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850×1168 耗 1/32·3 9/16 印張·83,000 字

1958 年 9 月第 1 版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51—11,600 定价: (9) 0.50 元

統一書号: 1018.2 58.9·京發

目 录

(一)語言的社会本質·····	5
(二)語言的起源·····	12
(三)語言的發展·····	15
(四)語言与思維·····	19
(五)語言学 历史比較語言学·····	28
(六)語法 詞彙·····	32
(七)民族語言与方言·····	34
(八)語言融合 国际共同語·····	57
(九)少数民族語言·····	59
(十)階級習慣語·····	76
(十一)文学語言·····	79
(十二)語言规范化·····	85
(十三)文風·····	88
(十四)扫盲·····	101
(十五)文字改革·····	104
(十六)詞源·····	110
后記·····	114

一 語言的社会本質

……独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非常少见的事，偶然迷失在荒原中但潜能上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办得到——好比是没有许多人在一起生活和一起交谈而竟有語言的發展一樣地不可思議。……

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47—148 頁

……价值不會在額头上写明它是什么。它是把每一种劳动生产物化成一种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們才想到要說明这个象形文字的意义。他們自己的社会的生产物，就是在这个秘密后面出現的。使用对象当作价值規定，本来就和語言一樣，是人类的社会的产物。……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一卷第 56 頁

語言是最重要的人类交际工具；……

《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一卷，第 822 頁

語言是工具、武器，人們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
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0 頁

思想交流是經常極端必要的，因為沒有思想交流，便不可能使人們在與自然力的鬥爭中，在為生產必需的物質財富的鬥爭中調協其共同活動，便不可能在社會生產行為中獲得成功，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社會生產本身的存在。可見沒有全社會都懂得的語言，沒有社會組成員共同的語言，社會便會停止生產，便會崩潰，便會無法繼續生存。在這個意義上說，語言既是交際的工具，同時也就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0—21 頁

語言是發展和鬥爭的工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語言。俄國無產階級的利益，要求俄國各民族的無產者有充分權利使用那種能夠保證他們更容易受到教育，更好地在各種會議上，在各種公共機關、國家機關和其他機關中和敵人作鬥爭的語言。本族語言就被公認為這樣的語言。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 37 頁

語言是屬於社會現象之列的，從有社會存在的時候起，就有語言存在。語言是隨着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語言也將是隨着社會的死亡而死亡的，社會以外，無所謂語言。因此要了解某種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聯繫社會發展的歷史，密切聯繫創造這種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進行研究，才有可能。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0 頁

……有聲語言或字底語言始終是人類社會唯一的能作為人們完善的交際工具的語言。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人類社會，即令是最落後的，能夠沒有自己的有聲語言。人種學不知道有任何一個落後的部族，即令是，比方說，象十九世紀的澳洲人或火地人一樣原始的或更原始的，能夠沒有自己的有聲語言。有聲語言在人類歷史上是幫助人們從動物界划分出來、結合成社會、發展自己的思維、組織社會生產、與自然力量作勝利鬥爭並達到我們今天所有的進步的力量之一。

在這一方面，所謂手勢語言底意義——由於它極端貧乏和有限——是小的不足道的。其實這不是語言，甚至不是能這樣或那樣地代替有聲語言的語言代用品，而是人們有時用來強調自己講話中的某些地方的輔助手段，這個輔助手段在表現方法上是極其有限的。……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46頁

……基礎底專門特點就是：它在經濟上替社會服務。上層建築底專門特點就是：它以政治、法律、美學和其他的觀念替社會服務，並且替社會創造相適應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的制度。……語言之替社會服務，乃是作為人們交際的工具，作為社會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作為使人們相互了解並使人們在其一切活動範圍中調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這一切活動範圍包括生產的領域，也包括經濟關係的領域，包括政治的領域，也包括文化的領域，包括社會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這些特點僅僅是語言所特有的，而且正因為它們僅僅是語言所特有的，所以語言才是獨立科學——語言學——底研究對象。……

簡短些說：語言既不可以列入基礎一類，也不可以列入上層建築一類。

語言也不可以列入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中間”現象一類，因為這種“中間”現象是不存在的。

……生產工具，象語言一樣，對於各個階級表現着一種一視同仁的態度，能夠同樣地服務於社會各個不同的階級……

.....

……但是語言和生產工具之間存在着根本的差別。這個差別就是：生產工具生產物質財富，而語言則什麼也不生產，或者只是“生產”詞而已。……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5—36 頁

每一個基礎都有適合於它的上層建築。……當基礎發生變化和被消滅時，那末它的上層建築也就會隨着變化，隨着被消滅。當產生新的基礎時，那末也就會隨着產生適合於新基礎的新的上層建築。

在這方面，語言與上層建築是根本不同的。且拿俄國社會和俄羅斯語言來看吧。在最近三十年中，在俄國消滅了舊的資本主義基礎，建設了新的社會主義基礎。同時，也就消滅了資本主義基礎上的上層建築，並建設了適合於社會主義基礎的新的上層建築。這就是說，舊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已經被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所代替了。但是不管怎樣，俄羅斯語言在基本上還是同十月革命以前一樣。

.....

其次，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上層建築一出現後，就要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來摧毀和消滅舊基礎與舊階級。

.....

在這一方面，語言是與上層建築根本不同的。語言不是一個社

会内部这一种或那一种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全部进程和基础历史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語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創造的，而是全社会、社会所有各个阶级、几百代的努力所創造的。語言的創造不是为了滿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滿足全社会的需要，滿足社会所有各个阶级的需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創造出来的語言是全民的語言，对于社会是統一的，对于社会所有組成員是共同的。因此，語言作为人們交际工具的服务作用，不是替一个阶级服务而損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視同仁地替全社会服务，替社会所有各个阶级服务。这也就是为什么語言可以一視同仁地替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替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可以替旧基础服务，也可以替新基础服务；可以替剝削者服务，也可以替被剝削者服务。

.....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語言的存在与語言的創造也就是为了作为人們交际的工具而替全社会服务，就是为了使語言成为对社会所有組成員是共同的东西，对社会是統一的東西。它要对社会所有組成員同樣服务而不管这些組成員的阶级地位怎样。只要語言离开这个全民立場，只要語言站到偏愛和支持某一社会集团而損害另一些社会集团的立場上时，它就会喪失自己的本質，它就会終止其为人們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它就会变成某一社会集团的同行語而退化下去，以至最終消失掉。

.....

再次，上層建筑是同一經濟基础存在着和活动着的一个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層建筑的生命是不長久的，它要隨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隨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

至于語言，相反地，它是許多时代的产物，在这許多时代中，它形成起来、丰富起来、發展起来、精煉起来。所以語言的生命是比任何

一个基础、任何一个上層建筑的生命都長久得無比。这就是为什么不仅一个基础及其上層建筑的产生与消灭，而且好几个基础及其上層建筑的产生与消灭也不会使得在历史上消灭一种語言，消灭一种語言的結構和产生具有新的詞彙和新的文法構造的新語言。

.....

最后，……上層建筑与生产及人的生产行为沒有直接联系。上層建筑只是經過經濟的中介、基础的中介与生产發生間接的联系，因此上層建筑反映生产力發展水平的改变不是直接發生，不是立刻發生的，而是在基础改变以后，通过生产改变在基础的各种改变上的折光来反映的。这就是說，上層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狹窄的和有限的。

至于語言，相反地，是与人的生产行为直接联系，并不仅与生产行为；而且与人在其工作各方面的一切其他行为（从生产到基础、从基础到上層建筑）都有直接联系，因此語言反映生产中的改变是直接的，是立刻發生的，而等候基础的改变，所以語言活动的范围是包括人的所有各方面的行为，它比上層建筑活动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并且它的活动范围差不多是無限的。

这就首先說明，語言，主要是它的詞彙，是处在差不多不断改变的状态中。工業和農業的不断發展，商業和運輸業的不断發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發展，就要求語言用工作需要的新的詞和新的語来充实它的詞彙。語言也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詞充实自己的詞彙，并改进自己的文法構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
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8 頁

很显然的，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根本談不到所謂階級性的語言。……

至于語言的繼續發展,从氏族語言到部落語言,从部落語言到部族語言,从部族語言到民族語言,在所有这一切阶段上,作为人們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的語言是全社会統一的、共同的,是对社会所有組成員同樣服务的,而不管他們的社会地位怎樣。

.....

当然,除了語言之外还有方言、土語,但是部落或部族統一的和共同的語言是占着統治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語服从自己。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學問題》,
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9—10 頁

……文化可以有資產階級的和社会主义的,而語言是交际的工具,永远是全民性的,它可以替資產階級文化服务,也可以替社会主义文化服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學問題》,
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7 頁

二 語言的起源

人們从積極的活動開始，并借這些活動來掌握外部世界的各種事物，從而滿足自己的需要。在反復進行中，那些能夠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就在人們的腦里牢記下來。因此人們也學會了從“理論上”把那些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的外界事物和其他一切事物區別開來。後來，在達到了某種發展水平的時候，在人們的需要和人們用來滿足自己需要的活動形式逐漸地增加起來和進一步發展以後，人們就給一整類一整類的事物以各種名稱，而這些事物是人們憑着經驗早就和外界的其他事物區分開了的。

馬克思《對阿道夫·格納的書的評論》，《馬恩全集》
1933年俄文版，第15卷，第461頁

……隨着手的發展，隨着勞動，人開始了對自然的統治，這種統治在每一個新的進展中擴大了人的眼界。他們在自然對象中不斷地發現新的、已往所不知道的各种屬性。另一方面，勞動的發達必然幫助各個社會成員更緊密地互相结合起來，因為它使互相幫助和共同協作的場合增多了，並且使這種共同協作的好處對於每一個人都一目了然了。簡單講來，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什么東西非說不可的地步了。需要產生了自己的器官：猿類不發達的喉管，由於音調的抑揚頓挫之不斷加多，緩緩地然而一定不移地改造起來了，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漸學會了連續發出一個個清晰的音節。

語言是从劳动当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解释，这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証明。动物之間，甚至高度發展的动物之間彼此要传达的东西是很少的，这些东西它們不用發音清晰的語言也可以互相传达出来。在自然状态中，沒有一种动物感觉到不能說或不能听懂人的語言是一种缺陷。如果它們經過人的馴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馬在和人的往来中所养成的对于發音清晰的語言的听觉是十分敏銳的，以致在它們的想象所达到的範圍內，它們能容易地学会听懂任何一种語言。此外，它們还获得了这种表现感情的能力，如对人依慕、感謝等等，而这种表现感情的能力是它們向来所沒有的。和这些动物常接近的人不能不相信：这些动物現在常常感觉到不能說話是一种缺陷。不过可惜它們的發音器官已經向一定的方向專門發展得很厉害了，所以無論如何这种缺陷是补救不了的。但是，只要有了适当的發音器官，这种不能說話的情形，在某种限度內是可以克服的。鳥的口部器官和人的口部器官当然是根本不同的，然而鳥是唯一能学会說話的动物，而鳥中具有最討厭的声音的鸚鵡說得最好。我們不要說鸚鵡不懂得它自己說的是什么。它之几小时不停地反复說它那几句话，的确完全是出于它喜欢說話和喜欢和人往来。但在它的想象所达到的範圍內，它也能学会懂得它所說的是什么。如果我們以謾罵的辭句教給鸚鵡，使它能够想象得到这句话的意思（这是从热带回来的水手們的一种主要娱乐），然后惹它發怒，那末我們馬上会看到：它会一点兒也不錯地使用它的謾罵的辭句，好象一个柏林叫卖小菜的女人一樣。在乞求好吃的东西时，也正是如此。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語言和它一起成了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們的影响下，猿的腦髓就逐漸地变成人的腦髓；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类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來說，远远超过前者。和腦髓的进一

步發達相并行，它的最密切的工具——感覺器官——也進一步發達起來了。和語言的逐漸發展同時發生的必然是聽覺的相應的完善化，同樣，和腦髓的發達同時發生的無論如何就是所有感官的完善化。鷹比人看得遠得多，可是人的眼睛識別東西却遠遠勝于鷹。狗比人具有更銳敏得多的嗅覺，可是它不能辨別在人看來是各種物件的特定標志的嗅味的百分之一。至于觸覺，猿類也不過剛剛有一點兒最粗糙的萌芽，而在人那里，則由于勞動的緣故，已經隨着手的發展而首先形成了。

腦髓和為它服務的感官、愈來愈明白的意識以及抽象力和推斷力的發達，對勞動和語言又起着反作用，給二者的進一步發展以一個常新的推動力。這種進一步的發展，並不是從猿和人最終分離的那一瞬間起就停止了，而相反地是在繼續着；它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時代就程度和方向來說是不同的，有時候在某些地方甚至可能發生暫時退化的情形，但是整個看來它總是大踏步地前進着，因為隨着完全的人的出現，又產生了新的因素——社會，從而它一方面獲得了新的強有力的推動力，另一方面又獲得了更確定的方向。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
1955年版，第139—141頁

……第一個生物是沒有任何意識的，它僅僅具有感受刺激的性能和感覺的萌芽。以後動物的能力漸漸發展，隨着動物的有機體構造的神經系統的發展而慢慢轉化為意識。如果猿猴總是用四隻腳行走，如果它沒有直起身子，那末他的後代（即人類）就不能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肺和聲帶，因此也就不能說話，而這種情形就會根本阻滯人類意識的發展。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288頁

三 語言的發展

我們自己創造我們的歷史，但首先是在非常確定了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在這裏面，經濟的條件是最后決定的東西。但政治條件之類，乃至於在人類頭腦中作祟的傳統，也起着某種作用，雖然並不是決定的。普魯士國家也是由於歷史的原因，結局是由於經濟的原因而發生和發展起來的。但如果有這樣的主張：說在北德意志的許多小國中，恰恰布蘭登堡就是由於經濟的必然性，而並不是也由於其他的因素……被決定成為一個……強國，那就未免有些迂陋了。要想把以前和現在的每一個德意志小國的存在，或高地德意志語輔音的轉換（這輔音的轉換把德國在地理上的，由蘇台德到陶奴士的山脈所形成的障壁擴大成形式上的分裂）的起源給以經濟上的說明而不至於鬧笑話，那是很困難的。

恩格斯《給約瑟夫·布洛赫的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1948年俄文版，第2卷第468頁

……雖然高度發達的語言也有一些法則與規定同於很不發達的語言，但構成語言的發展的，還是不同於這一般與共同之點的差別。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
1955年版，第148頁

……語言和它的結構不能看作某一個時代的產物。語言的結構，

以及它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許多時代的產物。

可以推想現代語言的要素還在奴隸時代以前的遠古時期就已奠定基礎了。那時語言不是複雜的，基本詞彙是很貧乏的，但是有它的文法構造，雖然這種構造是很原始的，但總算是文法構造。

生產往前發展，出現了階級，出現了文字，出現了國家的萌芽，國家進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較有條理的文書，商業發展了，更需要有條理的來往書信，出現了印刷機，出現了出版物，——所有這一切都使語言發展起着重大的變化。在這個時期中，許多部落和部族分開了和分散了，聚合了和融合了。往後，出現了民族語言和國家，發生了革命，發生了舊社會制度與新社會制度的交替，所有這一切使語言及其發展發生了更大的變化。

……語言的發展不是用消滅現存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的方法，而是用擴大和改進現存語言基本要素的方法。並且語言從一種質過渡到另一種質不是經過爆發，不是經過一下子消滅舊的和建立新的那種方法，而是經過逐漸的長期的語言新質和新結構的要素的積累，經過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來實現的。

……馬克思主義不承認在語言發展中有突然的爆發，有現存語言的突然死亡和新語言的突然創造。

.....

馬克思主義認為語言從舊的質到新的質的轉變不是經過爆發，不是經過消滅現存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而是經過新質的要素的逐漸積累，也就是經過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來實現的。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6頁